

120.17 王治心教授編著

中國學術小史

第一種

第一章 中國學術的起源

學術起源與古籍

莊子天下篇評論諸子，數數說：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」與「古之人其有備乎」，可見學術起源之早。左傳云：「楚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」，疏云：「三墳爲伏羲神農黃帝之書，五典爲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，八索爲八卦之說，九丘爲九州之志。」這些書籍，現在已無從考見。現存的三墳是偽書，不足信，祇有易經中所留存的八卦，與尚書中所留存的堯典，禹貢所記的九州地理，或卽是墳典索丘之道。註稱周官外史氏掌三皇五帝之書，今三皇之書混闕，五帝僅存二典。此所謂二典，或卽尚書中的堯典舜典。所以參考證古代學術，只有根據易經與尚書。易經中所載的八卦，相傳伏羲氏所創的文字，以代結繩記事的。八卦卽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字，不過最初是有畫

而無文的，後來經文王周公孔子等繁辭，不但成爲推究宇宙哲學的根據，更由此而演出各種學說。（近代余永梁考證古無八卦，以爲八卦爲周代出品，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。這種推測，不能據以斷定周以前無八卦。）

至於尚書，亦爲中國學術萌芽之田，其記堯舜禹湯古帝王的嘉言懿行，實爲一切政治思想與倫理學說的基礎。所記的堯舜政績，儒家認爲黃金時代。禹貢的九州地域，雖有人疑爲戰國作品，但卻是中國最早的地理志。至於洪範所陳的九疇，實是古代治國的九條憲法。

八卦包含陰陽，九疇首揭五行，由陰陽的消息，五行的生克，而推演宇宙變化的道理，在宇宙論上，實不讓於希臘初期哲學家認水火氣爲宇宙原理，與印度哲學家以爲宇宙本體乃地水火風。可見易書兩古籍，雖有許多低纂的部分，然而如上述所云云的，不可謂非與中國學術有相當的關係。

神權思想與學術起源

古代人民，智識未開，任何思想，都帶着神權色彩。以爲古代

帝王，莫不稟受天命，故說到伏羲畫卦，則謂出於河圖，夏禹洪範，則謂出於洛書，言八卦則謂「通神明之德」，言九疇則謂「天乃錫禹」。可見古人莫不尊天懼鬼。而且古史中所描寫的帝王，大半都是神人，爲五帝化身，例如伏羲女媧神農等形像，有「蛇身人首」「牛首人身」等怪說，黃帝能得神助以遊崑崙，夏禹能得神助以治洪水，承認他們都是半神半人的人物。直到後代，還是這樣，湯伐夏，周伐殷，唯一的理由，莫不是順應天命，一則曰：「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」，再則曰：「予惟恭行天之罰」。甚至連那個創造中國文明的周公，天書以大雷雷建爲之洗冤，（見尚書金縢篇）很相信一切自然變動，都是天的示戒，如日食、星隕、彗現……等等，莫不表示天道的福善禍淫。所以歷代帝王，都十分注重天的祭祀，以爲「天處高而聽卑」，「道之大原出於天」，故有專司祭天的祝官，與專記天行的史官。

「祝」是一種宗教的官，權柄非常之大，好像猶太的祭司，印度的婆羅門，羅馬的教皇差不多，政教的權柄，都在他們手裏。「祝」大約分爲二種：一種叫司祝之祝，一種叫

司曆之祝。周禮記司祝之祝，有大祝、小祝、喪祝、甸祝、詛祝、女祝、……等官，都是掌管祭祀天神地祇的事，代表人民社稷祈天福佑的。國家有什麼大事，非得他們同天神禱祝不可，以為國家的安寧與否，全要看他們祭祀的是否虔誠。左傳記「曹刖論戰」，與「隨侯戰楚」的故事中，都有論到依靠祭祀可得神佑的話。不然，神必降災，國家便要滅亡，所以葛伯不祀，湯始征之，是因為祭祀不虔誠的緣故，便要變置其社稷，所以這種司祝的祝官，他的地位非常重要。

其次為司曆之祝，是專管歲曆的。堯典所記的羲和二氏，就是這一類祝官。他們專門推算曆象日月星辰以授農時，同時也掌管星象占卜的事體，來斷定吉凶；那就是國語中所說的巫覡一類的人。楚語記觀射父答楚昭王「紀地天道」之間，則曰：「智能上下比義，聖能光遠宣朗，……則神明降之，在男曰覡，在女曰巫。」可見古之所謂巫覡，乃是智聖明曉的人，而且是一種官職，後世一切天文、象數、陰陽、讖緯、方技、術數、等等學說，都是根源於這種巫祝而演成的。

這種祝官，雖然是屬於宗教的，但卻是一種學術的根據，班固所記九流十家的來源，說：「墨家者流，出於清廟之守；陰陽家者流，出於羲和之官。」清廟之守與羲和之官，本是祝官一類，這可以知道祝官在學術上的地位是如何了。

尤其有關係的，要算是史官了。史官雖是掌管人事的，但是一切宗法的譜牒與國統的傳授，都由他們記載。所謂「左史記言，右史記事，言爲尚書，事爲春秋」。可見他們都執掌着學術的鎖鑰。後來各家學說，大都與史官有相當淵源，不但「道家者流，出於史官」，即孔子因魯史而作的春秋，也與史官有關。所以江璩的讀子卮言，說：

「百家之學，言其末流，雖並轡聯鑣，各不相謀，而溯其初起之源，則實統一。一者何？即道家是也；道家者，上所以接史官之傳，下所以開百家之學也。」

晚近朱謙之所著古學卮言，亦以爲一切學術，都源於史官，這足以證明史官在學術上的地位。

諸子是否出於王官

班固據劉歆七略而言：

儒家者流，出於司徒之官。

道家者流，出於史官。

陰陽家者流，出於義和之官。

法家者流，出於理官。

名家者流，出於禮官。

墨家者流，出於清廟之守。

縱橫家者流，出於行人之官。

雜家者流，出於議官。

農家者流，出於農稷之官。

小說家者流，出於稗官。（見漢書藝文志）

自漢以來，言諸子學者，莫不奉爲定論，認諸子是出於王官的。近世胡適之獨反其說，謂諸子不出於王官，其所據的理由，即：

劉歆以前，論諸子學者，未嘗有此說。

七略所言，近乎穿鑿，舉墨家學說爲證。

藝文志所分九流，乃漢儒陋說，毫無根據。

諸子學術之興，皆本於世變所急，起於救時之弊。（見中國哲學史大綱附錄）

胡氏此說，把中國人每事必欲託古的思想，予以糾正，不能不說有相當價值。但是他的結論則曰：「若謂九流皆出於王官，則成周小吏之聖知，定遠過於孔丘墨翟……，」他以爲成周小吏決產不出孔丘墨翟那種偉大的學說，這話不能認爲是正確的邏輯。我們在這裏要問何以見得班固所舉的三官都是小吏？又何以見得小吏不能產生偉大學說？梁任公在評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裏有一段說：

「著者倡『諸子不出於王官』之論，原是很有價值的創說。像劉歆班固那種無條理的九流分類，每流硬派一個官爲他所自出，自然是不對。但古代學問，爲一種世襲智識階級所專有，是歷史上當然的事實；既經歷許多年有許多聰明才智之士在裏頭，自然

會隨時產生新理解，後來諸子學說，受他們影響的一定不少。胡先生曾說：『大凡一種學說，決不是凭空從天上掉下來的，』這話很對；可惜我們讀了胡先生的原著，不免覺得老子孔子是從天下掉下來的。』

柳詒謀在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的一文中，也有同樣的駁議，他們都是證明古代學術，確是執掌在王官手中，古代不但是世祿世官，即學術也是世襲的，所以學術爲王官所專有，實在是一件不容否認的事。要說春秋戰國時的諸子學說，與王官絕無關係，未免近於武斷；然而硬派某家出於某官，也不免於穿鑿。折衷地說，諸子學說，不必盡出於某官某官，而『古者學在官府，非吏無所得師』，卻是事實。

第二章 先秦學術思想

先秦學術發達的原因

春秋戰國，誰也不能否認是中國學術史上的黃金時代。然而這時代的學術為什麼會這樣發達呢？據梁任公在他所著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裏，曾經提出了七個原因：

- (一) 由於蘊蓄之宏富也。
- (二) 由於社會之變遷也。
- (三) 由於思想言論之自由也。
- (四) 由於交通之頻繁也。
- (五) 由於人材之見重也。
- (六) 由於文字之趨簡也。
- (七) 由於講學之風盛也。

這七條理由，已足包括當時學術發達的原因，不過在這七條之中，比較重要的，莫如第二第三第七三條，這裏且略加說明：

我們知道周室自東遷以後，王官勢力漸衰，當時的社會，發生絕大變動。而在這變動之中，最顯著的一點，就是打破了階級的思想，從前認為貴族所專有的權利，至此便不能繼續維持了。所以王官的學術，便因此散布到民間，民間聰明特達之士，可以自由研究學術，各樹一幟，以相標榜，於是派別日多，思想日異，而產生出先秦的諸子來。

當周室全盛的時候，學術思想每受政治力量的限制，周禮地官中所舉八刑之中，有「造言之刑，亂民之刑」，「造言者，詭言惑衆。亂民者，亂名改作，執左道以亂政」。可見當時沒有言論學說的自由。及至春秋時，王室權力，不能統制言論，正如孟子所說：「聖王不作，諸侯放恣，處士橫議，莊子所說：『學者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』，故學者能各盡才智，發爲言論」。

當時學者，如孔子、墨子等人，都是聚徒講學，這種風氣，漸漸普遍，孔子有弟子三千

孟子有從者數百人，老子墨子等，莫不各有其跟隨的弟子，即自楚之滕之許行，亦有數十人跟他。這些弟子，各把其師說繼續發揚，於是學派便日益衆多了。

所以先秦學術思想的發達，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。

先秦學術的派別

先秦時一般聰明特達之士，各創一種學說以鳴於世，以是有至精的政論，至深的哲學，至美的文章，如火如茶，蔚爲全盛。而最早把他分派的，要算莊子，在天下篇中把當時學派分爲六家：

(一) 墨翟、禽滑釐，(二) 宋鈃、尹文，(三) 彭蒙、田駢、慎到，(四) 關尹、老聃，(五) 莊周，(六) 惠施。

其次則爲荀子，在非十二子篇中亦分爲六派：

(一) 它嚣、魏牟，(二) 陳仲、史鐸，(三) 墨翟、宋鈃，(四) 田駢、慎到，(五) 惠施、鄒衍，(六) 子思、孟軻。

荀子二子，旨在批評各家學說，初非有意於分類。若加以比較，則荀子所舉的一、二

，即莊子的四、五，爲道家。荀子的三、即莊子一、二，爲墨家。荀子的四，即莊子的三，爲法家。荀子的五，即莊子的六，爲名家。荀子的六，爲儒家，莊子所未及。（荀子非十二子篇，起初只非十子，沒有子思孟軻。子思孟軻乃是他後來的學生加入的。）綜莊荀所說，連儒家在內，也只有五家，及墨司馬遷追述其父六家要指，而分爲陰陽家、儒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名家、道德家、六家，較莊荀又多出一陰陽家。分派最詳的，要算漢書藝文志了，班固據劉歆之言，則有九流十家之分。（說已見前章）在這些學派之中，梁任公則以爲儒道墨三家最佔勢力，其餘都不過是一種附庸，所以把牠合成爲南北兩大派，與孔老墨三大宗。其實法家名家陰陽家，在當時亦很有相當的勢力，此後法家思想在政治方面的表見，陰陽家思想在一般社會中的影響，實在相當之大的。

甲 道家學說

老子學說與思想

老子是道家的祖師，據史記說他姓李名耳，字伯陽，孔子曾就而問禮。（見史記老莊申韓列傳）莊子中亦嘗提到孔子與老子的談話。玩這些記載中的語氣，

似乎老子比孔子年長一些，但是爲了老子書中有許多戰國時的語，並且從史記中云老子有子名宗爲魏將，便引起了許多疑問，究竟老子是在孔子之前？還是在孔子之後？究竟是一個老子？還是有幾個老子？成爲近代討論的問題。這裏我們且不去管他，我們單根據這本老子道德經，研究牠裏面所有的意義。

從道德經所見到的老子，漢志中以爲他的學說，是根源於黃帝而來的，所以把黃帝列在道家之首。老子第六章所云「谷神不死，是爲玄牝……」的話，在列子引證中有「黃帝嘗曰」四字，所以歷來都以黃老並稱。漢志又說他的學說是出於史官，史記曾言老子做過周守藏史，所以班固說：「歷記載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，然後知秉要執本，清虛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……」證明老子學說的來源。這些話是否可信？也無從證實。現在且從八十一章道德經，撮要的討論他的學說：

老子的本體觀念

老子叫宇宙本體的名爲道，同時，他又以爲道猶不是本體的真相。

宇宙本體的真相，原來是無名可稱的，說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」所以他又叫牠爲無，

『無，名天地之始，有，名萬物之母。』無，就是無可名的狀態，叫牠是道，是不得已的辦法，所以說：『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名之曰大。』因此，他又叫牠爲無。無也就是自然，『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』這是他的順敘法，說明天地萬物是由道而來，但他又用逆敘法，說：『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，』『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』。這樣，我們可以知道他所說的道等於有，所說的無等於自然。總而言之：他所體認的宇宙本體，很有點像佛教所說的真如。他以爲萬有是由於自然而來，並且又是一種循環，他說：『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復；夫物芸芸，各復歸其根，歸根曰靜，』『莫之命而常自然，』這很顯然的承認宇宙現象是循環不息的輪化主義，而這個輪化的主體就是自然，自然是『無爲』，輪化是『無不爲』，所以包括在『無爲而無不爲』這一個概念中。無論叫他爲道、爲無、爲自然、都是指那不可知的萬有根源，這根源是絕對的，他說：『道生一，』『天得一以清，』『三十幅共一轂，』都可以證明他的宇宙本體論，是絕對的一元論。

老子的人生哲學

老子的人生哲學，可以用『反樸』二字來包括。全書中所記的『樸』

字，其有下列的幾條：

敦兮其若樸。（十五章）

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。（十九章）

復歸於樸，樸散則爲器。（廿八章）

樸雖小，天下莫能臣。（卅二章）

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，無名之樸，夫亦將無欲。（卅七章）

我無欲而以自樸。（五十七章）

未成器的木頭叫做樸，所以樸就是天與自然的狀態，他要叫人做個天真自然的人，沒有虛偽，沒有私欲，沒有欺詐，沒有驕傲。只有小孩才是真正的樸，所以說：「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，」叫人「復歸於嬰孩。」他反對人爲的智慧，所以主張「絕聖棄智，絕巧去利。」他以爲「智慧出，有大偽，」人們各逞其智慧，造作出許多仁義禮法等道德來維持，而造出仁義禮法來的人，人反稱他爲聖人，卻不知道這是講仁義禮法，總是叫人趨利作

偽，越是證明道德的破產，所以說：『大道廢，有仁義。』『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，夫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。』世人所稱為智稱為聖的，都是『有爲』，無非是損人利己的私欲表現，所以有『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爲芻狗』之歎。他的道德主張，乃是『無爲』，無爲並不是放棄，乃是順其天與自然，謙虛知足，不自矜，不自伐，去甚去泰去奢，不敢爲天下先，……等等。大家以爲像他所主張的那樣無爲返樸，豈不要吃虧麼？但是他卻發明一種道理，就是說：『天下之至柔，馳聘天下之至堅，』『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，』『既以爲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。』表面上好像吃虧，好像無用，骨子裏卻有無可比擬的精神力量，能退才能進，能柔弱才能勝剛強，能無爲才能無不爲，吃虧就是便宜，要得便宜必先吃虧。這種道理，果然會發生極大弊病，像後來的法家借此以行其權術，然這卻不是老子的本意。因爲法家所用的權術，正是老子所極端反對的有爲。

老子的政治主張與理想社會

老子在政治上的主張，與他的人生哲學是一貫的，也是